

獨臂翁聞見隨錄

獨臂翁聞見隨錄目次

斷臂原委

陸逸順

借端辱士

陸逸順與周某

不豫則廢

趙封翁逸事

甯波鹽案

其二

黑水黨偷頭妙法

文過與賣友

林文忠革職原因

白璧點瑕

林文忠逸事

高松保郎義士略跡

海關記事

四明公所事

二僞王乞降

其二

MG
I266.1
27



3 2168 9943 9

戰前之日本

日人善於取法

日人之善驅

日本警察之文明

其二

上海租界警務之腐敗

安插駐防

蓋州之役

遼東半島之條約

兵船在長崎鬧事之原因

某管帶之罪狀

外交之失敗

華僑雜居之非易

文人遊歷日本內地之開端

我國駐日公使瑣事彙記

其二

其三

其四

徐公使見重於人

黎公使有斷

庚子年之我公使

隨員之陰險

某領事無愛國心

譯員楊硯池逸事

駕馭不善

國恥難堪

假學生

利己殺人

代父訓母

妄譚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

人心隨風氣爲轉移

日人陰險可怕

馬江之役

日將川上氏重視我國

近衛公爵戒紈袴子弟之高論

祖考箴言

僞東王之殘暴

容純甫先生逸事

法人之殘虐

英公使威妥瑪之挾要

友于兄弟

獨臂翁聞見隨錄

斷臂原委

壬辰夏浴佛日余坐人力車赴郵局行至中途而有馬車自後來走勢甚速余車不及避遂被衝擊翻身墜地左臂爲該車後輪碾傷疼痛無地一時昏去幾不知身住何所矣其時馬車已去遠乘車者亦並不停車慰問道旁觀者大爲不平時予之車夫亦受微傷然事關重大渠恐難辭其責忍痛窮追方得將該馬夫扭住由巡士追問乘車者之姓氏乃知爲東京富商濱野茂也余既受此重傷不得賦歸遂入東京病院醫治時上午十一時也初來診察者爲該院副醫云尙可以接骨余心爲之一慰下午五時許濱氏

來院探問消息聞醫者言不勝自幸頗有願認醫葯諸費每日須金二元

之意余以其情理尙是且骨斷可接諒亦無妨遂與之立約而釋

放其馬夫不料次日由本醫院長高木兼寬君男爵細察傷處但

見皮破肉裂骨多碎痕即以解剖法檢查肘骨內部方知受傷已

重萬無接骨之理必須斷臂或可以保無虞否則毒血攻心不過

六越月之久定致不測予聞之心膽俱碎矣斷臂與否不能自決

幸有族兄黍園與羅君寶森譯員兼參贊從詳計議始定斷臂方針余

爲生命計亦祇得勉如其議遂具證書於醫院醫院例凡治重大症必請病者之

願若不幸而遭不測醫院不任其咎也故病者必須先具證書而余臂遂自此斷矣臂旣斷寢食俱

廢者數日骨瘦如柴不知所爲時余年五十有四垂老年華遭此

惡感言念將來肝腸欲裂適有日友高松保郎義士念予苦衷爲

予謀善後策造濱氏之門說以利害意將使彼贈予多金俾可以終養天年不料濱氏藉某大臣之勢一味恐嚇強辭奪理且間出不遜之言高君大抱不平勸予興訟時同鄉袁君子壯方爲橫濱總董亦頗不直濱野氏之所爲代訴使館請公使保護并爲余畫策一切遂控訴於始審裁判所時陶杏南爲陪審官濱野氏自知理法斷難爲敵乃行賄於各報館誣我以藉端索詐當道不察誠僞以致予訟事失敗憤極矣遂復控於控訴院現任廈門道時劉子貞爲陪審官五判事公院長北村氏破除情面秉公辦理濱氏雖狡猾至是亦無能爲役矣濱野茂者實起身於下等社會以善經商而得逮乎大審院七判事公評後其案始定準照北村氏所議判決着濱野氏罰金四千八百元余斷臂後舉動不能自在北村判以每年用幫理一人以出薪水三百元十六年爲度故共計金四千八百元以

了案當予初控失敗時心神恍忽形容枯槁仰承文學博士重野安繹文學士岡千仞賣葯翁岸田吟香三人盛意囑予往海濱攝養一面捐金於同人以贈予予再拜而不受事爲報館所知從詳登錄名譽大振不然索詐之名幾爲濱野氏所億中矣傷心哉是役危險哉是役至今思之猶懷懷然有餘懼焉

借端辱士

昔吾杭有關焉爲織造所承辦苛征殃民行旅苦之道光廿四年吾師吳小濤先生晉省秋試聞士子在織造署鬧事出而問之知有浙東士子十餘人被逮送杭府及中丞處懲辦去矣而杭府及中丞均以事出土子不任其責辭却之時督學浙江者爲江蘇吳鍾俊殿撰聞風後即赴織造署查問尙衣答以士子擊毀本署聖

旨牌情屬不法罪難寬恕吳公躊躇不能決適中軍在旁吳公顧而問曰士子入署滋擾時携何軍器中軍答曰士子入署時並無携帶軍器不過手中持有短煙筒耳吳公乃大怒曰以煙筒之短安有擊壞聖旨牌之理爾等無非爲徵稅不允之故特借端以辱士子而釋私憤耳今將一切之事概付與汝調停倘各士子因受屈而抱不平臨場時或有鬧考等情本部院定當從實出奏汝其好爲之勿謂吾言之不預也尙衣見吳公威儀懍懍詭謀正被其道破持之過嚴必致僨事遂先央人說情而釋各士子此小濤先生所親爲余言者也

不豫則廢

英法美初到甯波時四境安堵大有昇平之象而各省官僚般樂

怠傲疏於治理 朝廷特放揚威將軍宗室奕經爲元帥地方官
供給維艱西人悉我官情遂生覬覦之心於是一舉陷定海葛公
雲飛王公錫朋鄭公國鴻同日殉難而甯波官吏猶在睡夢中及
驚報至始倉皇失措不知所爲王定甫跋王剛節公家傳有云城
之陷由於曉峯而曉峯之陷以不得礮耳則當時之甯波官吏不
以定海爲重而凡事之不豫可知矣

甯波鹽案

甯波江氏以販賣官鹽爲業百計杜民私販以壟斷其利時遣爪
牙巡緝各鄉有則立即請官提究小民雖苦之而無能爲役也時
鄞東有邱朝賓者賤丈夫也爲江氏所信用委爲巡緝頭目狐假
虎威虐民益甚向例凡無所依附之老人及童子國恩特許私賣

名曰老少鹽邱某皆一網打盡之至於破人財產淫人妻女等事亦不可枚舉蓋鹽商與官場實聯絡爲一氣凡鹽商請提究者官之究治無不從嚴因之私販之徒破家者不知凡幾民心抑鬱遂思叛亂張兆清一呼甬東十八村莊之人民雲集響應並起而亡江氏矣先燒其宗祠江氏宗祠門神據云江氏宗祠門神據云次及其住宅終毀其鹽肆而肆中存積之鹽則以糞水污之於是江氏之財產靡有子遺矣聲勢洶洶官兵被敗是時中軍亦被擄去浙撫常大諄適閱兵在甯甯紹台道羅某廣東人執袴子也驟遇巨案束手無策嗣由省中委派段大令理處段字鏡湖安徽宿松人段到甯即赴鄉謂鄉人曰汝等此次舉動有犯國法援例難逃滅村之罪如能速交出起事首領則各鄉可保無虞鄉人聞之各懷疑懼婉商於張兆

清兆清固俠士乃曰以一身而易十八村之安樂吾何樂而不爲欣然親往杭垣以就刑而其案乃了此咸豐辛亥事也

黑水黨偷頭妙法

昔甯波演武處爲教師者有兄弟二人焉曰大白版曰小白版皆身輕於燕性敏於猿穿穴踰牆猶其餘事所最足異者快馬飛跑箭道時彼能穿越馬下而過之眞絕技也不知者以爲不過一赳赳武夫耳實則黑水黨中一流人物也當洋人陷城時上官遍懸賞格凡能偷得洋人一頭者許給賞金五十兩該黨聞之莫不雞鳴而起孳々爲偷頭計矣於是有喬扮賣買者有喬扮婦人者百計圖維翼入洋人之室以暗取其首級而其計之最奇者則莫如用竹竿懸燈於城闕之上伏人於城垣之下而暗中高擎藤圈以

伺之一俟洋人伸首觀望則即以藤圈加諸頸蓋不過一舉手之勞而洋人之首已被斷矣

林文忠革職原因

廣東十三行總商董伍珠垣聲名隆々與官場相酬酢家富厚尙奢華宅中陳設之物精緻異常而以海外之美術品居多林公到粵曾造其家見其陳設之美驚爲大內心惡之越數日伍某晉謁林公林公遂不以禮貌相加以下屬見上司例待之伍某意怏怏遂辭商董職於是洋貨乏人經理賠款歸於虛懸林公售鴉片於洋人而焚之其款亦由伍珠垣經理解付洋人含之乃以含沙射影之手段聯絡伍氏而密賄於某相國以誣陷之未旣而林公果革職發往軍臺噫良可慨矣當林公之在粵也洋人畏之不啻仲達之畏諸葛及林公去而洋人

遂肆無忌憚無所不爲沿海各省外患迭乘追原禍始吾不能不歸咎於某相國矣

林文忠逸事

林文忠有將才兼知測量之學昔年途經鎮海細察形勢逆料洋人入寇必由金鷄山上岸而必不由招寶山之威遠城後果不出所料又威遠城有石壁書曰平倭第一關明季儲倭之鐵砲在焉林公細閱一周即知是砲有必炸者有不炸者旣而必炸之砲放之皆驗而所說不炸之砲左右未敢遽信憚於試放林公乃身跨砲上令左右試放之果皆不炸其才其職不可以幾及也厥後髮匪擾亂聞林公起用勢將解散及公斃於途遂復起事良有以也

海關紀事

上海南關以道臺爲督辦關總王子勳者洞庭山人也復稟道臺別設海關於北市逢洋船入口時則派一巡丁以押卸貨物孰意均被洋人誘而閉之於船中貨物多寡絕不使知事竣則放使上岸彼亦不敢計較任洋人自行納稅而已龔道知之勸王子勳以十萬包辨王亦不欲蓋無如洋人何也時有英人名李太國者頗識事務與各領事相商謂外人通商來華不應如此相欺一旦積不相容必致閉關自守拒吾通商甚非計也務須照各國通例船牌押在領事署由領事給憑囑海關掛號云云各領事聞之無不稱是李乃往謁龔道說能與我每月月俸一萬五千兩包可得百萬之稅龔道允之其年果得稅二百餘萬龔道親書正本清源匾額一方以贈之

懸諸關中公事房中

然而洋人之攬權自此始矣髮匪抵滬

李太國於海關左近設一炮杆升炮於杆上而放之百發百中髮匪多受其創勢遂瓦解余於同治五年與洞庭山人吳子揚陸柳村二人同客牛莊朝夕討論興廢各事故知其詳前年吳子培方伯爲提學使考察來東與余偶談關務余曾以李太國之事告之方伯云李太國歷史知者甚少故筆及之

總稅務司嚇德者初不過羈旅甯波之一教士也余弱冠時懋遷於鄞江之東曾見英國一大兵艦停泊江心該艦主慕甯紹台道段光清

號鏡湖安徽宿松縣人

之名往拜之呼嚇德爲譯員段公回拜亦如

之蓋嚇君能操華語故常爲人作通事嗣因與海甯李善蘭同時入都蒙李君譽揚而得志焉又同治初年甯波稅務司爲法人日尼格君與胡紳雪巖爲莫逆交嗣由胡公保舉而充福建船廠之

總辦事員

二僞王乞降

嘉興僞聽王杭州僞侍王失敗後大有投誠之意時巡撫蘇州者李文忠公也二王往投之文忠曰浙江非吾所屬須請命於左公也二王畏左之威不敢去適杭州胡紳雪巖嘉興鮑紳明清在座李乃囑二公引見之二公如其言往說左公左從之遂得降二王予曾見過僞聽王兩顴高聳目光閃鑠鬚硬如鐵帚僞侍王魁梧磊落英氣勃勃皆異相也使効忠於曾左麾下吾知其未必不爲中興名將也而乃投身於賊致路窮而求降惜哉

陸逸順

陸逸順者慈西之一大無賴也品格卑下而器度却頗慷慨行事

亦極有見地每逢臘盡之時鄉人中有無以卒歲者若告貸於陸々即以正言厲責一番然後設法接濟之至若富有之家或有比匪索詐及命案等情求陸周旋陸亦無不竭力且絕不索謝惟財政困難需用孔急之際則突入富人之室而告貸焉苟不如其所願稍事支吾則反喜爲怒現出廬山真面目矣故富家翁多不敢與之抗衡惟有謹如其命而已後與髮匪周某有隙被殺於周以其頭懸諸三七市大生南貨店前同黨曹陳董三人哭之慟周怒出惡聲三人畏周勢不敢與校飲恨去越日即有鄉人取而縫之以與屍合而棺殮之婦孺數百人哭泣甚哀論者謂其平日接濟貧乏之報也

慈谿西鄉向有大無賴四人羽翼甚衆一呼百諾雖人命重案彼亦常得而干涉之紳士畏其強莫之敢撓其頭目之最大者爲陸逸順曹陳董三人皆其黨也時占據慈谿之髮匪首領爲周某以陸爲能派爲軍帥到鄉布置一切頗稱得勢周忌之思欲加害而不得其便已而周下鄉駐三七市藥王殿中陸亦在焉宴飲之間離周席稍遠周問以搶刼當舖於例合否陸知事難掩飾唯百計以圓其說而已語甫竟忽見一小使突如其來附周耳語周乃忽以牙箸插入陸喉而殺之蓋陸與周各存意見已非一日而周欲害陸之心陸尤洞悉陸之餘黨欲集合三四人圍攻周某某爲陸吐氣陳英庸以爲一經圍攻干戈交作鄉民定遭塗炭再三勸諭以計萬全不料機事不密爲周之麾下小卒所探悉故陸某卒及

於難

趙封翁逸事二則

趙封翁樸齋余同邑人也其家與余有連故余知之尤稔咸同間上海富商郁氏倒帳甚鉅南北兩市大受恐慌當時建議者以爲能借公平洋行之銀以挹注之市面或得維持是時風氣未開外人對吾國商人鮮交接封翁以寒素起家信義素著公平洋東聞衆人之建議也乃宣言曰苟得趙某一言事當諧衆聞之羣趨而白於封翁封翁乃與郁氏訂以當店存貨作抵而邀能諳英語之魏君永昌往說之公平果撥銀於趙以濟市面人心遂靖時有觀察金某寄存於郁氏之款甚巨聞其事立招郁氏之總理銀錢者周某至佯言曰汝主負欠我款軍餉也苟無至當之貨相抵押汝

東夥二人殆矣言次聲色俱厲周懼甚乃以抵於趙者轉許諸金周返邀其東而泣陳於封翁之前謂郁某一家生命繫公一人苟不得公一諾余家無完卵矣封翁惻然遂允其所請而以地產等作抵郁氏一家遂賴以保全云

其二

咸豐末年髮匪擾浙省城被陷臬司段鏡湖廉訪赴水以殉旋爲部卒布氏兄弟竊負而逃

兩入皆任寧紹台道時所招降之海盜

迨城復段公赴左

文襄軍營請命文襄知段素得民心諭之曰汝能向富紳勸填十萬金以修海甯之塘乎工竣當籌的款以抵償之段於是叩命赴滬與錢業董事馮某商馮諾之段乃覆命旋至滬而馮竟悔議曰官場之失信用於商民者頻矣吾何能爲段不得已乃走訴於封

翁封翁聞之瞿然曰公爲吾浙好官左公冀公籌款以贖罪公不得款無以對左公吾不爲公籌款無以對公且塘事關吾浙之億萬生靈莫大善政也吾當獨力爲公籌之段公乃以其言白于當道時撫軍爲馬公新貽方伯爲蔣公益澧以其事責成封翁計竣事籌填幾三十萬金海甯值匪後歲歉飢民流離封翁爲籌以工代賑之策全活甚衆而成事尤速迄今四十餘年工程堅固地方賴以無水旱之憂謂非封翁之賜歟

文過與賣友

沈文肅總督兩江時曾參屬員採訪人報以嗜好甚深該屬員本無煙癮自然不肯忍受遂上控於都上諭着再明白回奏沈公本不詳知底細由採訪人舞弊而致然也於是暗托中丞探該

員劣跡以證其參之不謬矣某又轉託該屬員之知己者同爲探訪并許之曰如果確得該員劣跡上報者沈公當以好缺相酌既而該屬員之同寅某竟以其販鴉片事報告於吳并呈上該屬員親筆信函該屬員昔年出關知該處鴉片價頗廉遂販若干斤致函於其函引作吳乃以此呈諸沈公沈公得此遂出奏

朝廷準之該屬員卒致發往軍臺而該員之同寅竟蒙沈公注意發放好缺一面暗訪其短處而果得其隙卒參革之此係吳撫藍幕友所說

白壁點瑕

段公政績素著惟宰鄞縣時南鄉劣紳顧洪卿霸占一方羽翼甚衆勢非大爲懲創之不可治也而段公思以柔道化之其魚肉鄉民自更甚矣彼近村橫溪王姓富翁爲田疇小故即被押於鄞江

司之事及兒童偶呼顧洪卿之名而即受殘害之事推厥由來皆段公姑爲寬容而不嚴究之有以致之也傳曰治亂世用重典而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吾於段公見之矣

高松保郎義士略跡

高松之親戚被人進讒於高崎藩主藩主疑欲置之死地高松諫之無効即日自斷左臂以解其疑其心之忠直激烈誠非尋常所可比擬也厥後予傷臂之事起高氏惡濱野茂之不仁代抱不平爲予畫策事詳斷臂原委中嗚呼高松非古之所謂義士乎

四明公所事

兩江總督劉峴帥有胆量且知大局四明公所鬧事時法領事白某督師至南京要求放炮每夜用電光燈以張聲勢劉公曉之曰

民雖愚公道在人我不能以民間公產奪之以與貴國況民之團體愈結愈固衆志成城爾雖百計恐嚇其如民之不懼何白某聞其言大有退避三舍意以一時返旆有失體面故於一二天後始行退出由是觀之可見外交之道須激烈者務宜激烈使劉公當日不以此激烈之言對白某則白某恐未必肯降心以相從也

其二

四明公所事之所以能爭勝於洋人者半由姚鴻來厨司慈谿人暗中運動之力也蓋姚善西法割烹承役西人已 years 所其爲人也性激烈而志趣甚高頗能識去就明大義求之庵人中亦不可多得者當公所事起姚即心抱不平運動我國人之執役於西人者一律告退衆皆應之於是駐申西人一時大受其窘遂多以私見

而加物議於法人矣。法人恐因此而激成衆怒，故著々退讓而甯人得以奏其功也。

戰前之日本

昔日俄未失和時，不知爲何當道派一杭人汪某來探戰爭消息。厲於余厲左近之旅館時，臨余厲以往謁伊藤侯之事，求諸余余以恐受外人諷刺，乃謂之曰：「伊藤侯乃日本第一大員，非見他不可。於是轉託友人求森槐南運動之，已而森來言定翌日往謁，惟已不便偕往。故特央汪伯堂總監督之譯員玉錦山旗員與偕入見之間，果被貽譏。該探員以無從消差爲慮，復商於予，予曰：「前外務大臣加藤高明君熟悉外交，能顧大局，胡勿往商之？彼深以予言爲然，即託余紹介往謁。予同往焉。語談之間，頗蒙詳告，謂天皇

及桂總理皆以俄國地大兵衆難與爲敵不敢妄開兵端惟民間各黨主戰者頗居多數茲擬謹上條陳其略曰俄人兵費較大於我邦十倍俄兵食必以肉履必以皮鞋飼馬必以玉蜀黍吾兵食不過蔬食菜羹履不過布織草鞋飼馬不過稻草而已然俄之政府大員好貨財而不顧國體俄之士卒多野蠻而不諳戰法我邦雖小上下一心士卒用命以此論之我殆有勝俄之勢也得此一席話該探員遂得有辭消差矣當是時也余又偕汪君同訪大隈伯爵復以此事以言餽之其所論與加藤君無異且謂俄日將來必有一番戰爭後數月果有旅順之戰是時日俄初次交戰日兵膽怯不知俄之虛實以致因循退縮不敢冒險前進否則欲得旅順猶反掌也夫日自還遼東以來嘗膽臥薪朝夕不忘即學校中

之教師每於臨講之際無不以日俄關係善告學生故人人之心目中無不有戰爭之念及臨戰期已養成數十百萬之健兒若俄雖雄據遼東虎視耽々其欲逐々然一國之中一府之內而人心不齊猶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則俄之爲俄安得而不敗

日本善於取法

予初到日本時日人於諸種實業多未進步偶與之談及我國以火艇鴨之事衆不之信自勸農社函詢駐申領事品川忠道氏始知我國果有是法遂聘華人二名至東以充教授二人者一爲鄞縣裘金寶餘一人則忘之矣裘某到東後不肯諄々善誘致彼此時多口舌裘某難之暗商於予予答曰汝旣與日人訂定授徒之約自當照約而行他人任其背約汝總當以不失信於人爲貴日

與我遠隔重洋即使教成多人我之商業斷無因此而失利汝其思之裘頗以爲然惟其同來一人則解約回國越數年後日人竟能以鎮江大種雞之卵用孵鴨法孵成之可謂善於研究者矣

日人之善騙

乙未年間有一倭人焉忘其姓氏以拐騙爲業在北直一帶勸人東渡留學彼可介紹一切云云於是有六人東渡每人皆付該騙子金一百六十元登輪後該騙子自坐上艙各遊學生均坐下艙既登岸則寄寓東京神田旅館亦自居上等客房日以花天酒地自樂置學生之事於度外學生向伊支取零用車金等概不給予或託人轉說則曰彼父兄面託我管理汝等不得干預也衆皆憤怒曰旅館今來索旅費準當往求使館學生戡元臣特向該騙子探說

該騙子初猶驕傲自大及經某呼警察評理彼始知事露不能抵賴乃說金已告罄惟有立借票以償還耳諸生無可如何各自電告家族滙金至東以充學費

日本警察之文明

歲丁未有歐人自我國來游歷長崎駐足於西洋客棧僱有上海女傭一名虐待異常每索工金不特不與甚且繼之以怒示欲鞭撻狀傭以置身異域孤掌難鳴不得不低首下心唯唯聽命而寸中之慍結已有一發莫壓之勢一日偶與本棧小使語及姓氏里居始知爲同鄉人於是情意倍切遂以西人虐待之苦衷盡訴於彼該使聞之頗抱不平即喉之使告警察傭曰上海巡捕屢多徧袒舞弊日地警察諒有同情告之恐亦無益也小使曰日地警察

非上海巡捕之比汝試告之自知其詳備如其言乃入告於警署
警長即招該歐人到案究問細底歐人答曰事出華人無關貴國
請不必干涉警長曰虐待奴僕爲法律所不容汝等旣來茲土理
應就我範圍各認公斷如其不從則請移文貴國以憑公論該歐
人自知理屈恐一經發表有傷體面以故不敢倔強於是警長遂
判定工金照償并另給川資使歸該歐人一一從命人心爲之一
快

其二

歲丙午有一西人寓於橫濱五番之西客棧見同棧旅客定製一
帽形式頗佳心乎愛之間以價則曰三元問所從來則曰三十五
番興隆洋服店所製造該西人即招興隆店出張員董人良至棧

定購其一項以從速製就赴鄉候用爲約次日送往以尺寸太大不適於用囑改正及改正送往忽又不要董曰汝作事反覆無常亦未免太侮弄我矣洋人怒遂用野蠻手段標董君出諸門外董憤甚力與之辯而棧主袒護西人遂以室內不得胡鬧爲辭驅董出外董君此時怒髮冲冠以爲是可忍孰不可忍遂訴其事於警察警察往問棧主以誑語抵賴警察察無從干涉嗣董又往訴警察長警長囑董同往以便取證董從之既至棧棧主如前抵賴警長竭力追究必使交出該西人而後已棧主知不能免遂以實告是時該西人手執刀叉適將午膳聞警長追問其事十分認真自揆不能抵賴遂邀警長入別室運動該棧主代爲說情於是除帽金照償外另聽醫藥費以了案按該西人向在威海衛船廠爲小工

頭目凡華人之供其驅使者稍不稱意則撻楚隨之其對於董君所以敢用野蠻手段者實由其平時習慣使然非遇文明國之警察董人良之受屈亦將長此終古矣其能有照雪之一日乎甚矣警務之不可不講也

上海租界警務之腐敗

上海各國工部局徵捐殃民已堪痛恨而又蔑視吾民凡吾民之被洋人凌辱者往訴請究詳問之餘輒多置之不理且曰汝可往訴某國領事以某爲某國人也如此行爲揆之各國警例不亦大有懸殊乎雖然昔年大開公堂一案華官且受其凌辱何況吾民故租界章程余以爲不可不與之更訂也日本警察章程即兩造均爲外人彼亦得秉公辦理至於一主一客則更不必論矣今

彼既占據吾地而又虐待吾民其爲可惡不亦甚乎整頓其事是在爲民上者

安插駐防

我國於安插駐防一事聚訟紛紛莫衷一是然稽諸古昔未始無例可援日本廢藩爲縣時華族諸侯以及士族均給予祿券每年遞減至十年而盡意盡善也吾國駐防情形雖與彼少異然亦未始不可仿行也宋王安石在熙甯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闕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今之駐防何異於宋之宗室宗室之恩數可以裁減駐防獨不可以裁撤乎故予以爲不妨仿行也

蓋州之役

昔赤十字會委員與予談俄日戰事謂日之勝俄雖曰人事半由天命當時日軍離蓋州附近之地充作糧臺其間並無重兵不過四十人保守而已俄探爲華人知之即報俄官俄官以爲有機可乘也遂作襲取之舉日探得此消息速報日官各軍官以事起倉猝一時不及調兵遂用權變之計即雇本地土人五百名每名給洋一元揭竿而起由蓋州城東門而入至西門而出虛張聲勢俄兵雖有三千名觀此情形皆謂探子慌報而誘我等致死地也故將該探子治罪行至中途又受馬賊掠刼兵力已疲及抵蓋州則日軍援兵已到所謂以逸待勞故一經開戰而俄遂敗北假使當日保守糧臺之兵皆如某觀察之守旅順貪生怕死見敵而逃則此

時之日兵其不敗於俄兵也幾希古有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可知戰爭之事全以氣勝也蓋州一役日之所以勝俄者戢是故歟

遼東半島之條約

我國派伍秩庸星使到煙台與日本伊東元帥換約兩使相見禮貌交加伍星使曰遼東乃我

朝發祥之地勢不可以與貴國也伊東曰余奉旨携李相草約至此祇知與貴大臣有換約之權而無改約之權可換則換之否則我可持之回國也伍星使一時無以對即電詢總署總署回電囑再磋商時經終日而其事仍未決伊東氏定欲持原約返國總署又以電示卒交換之未幾而三國聯合逼還遼東之議起要挾我

邦再償金三千萬兩於日本作贖回遼東之費方可了局我政府勢不能敵唯々聽命而已蓋日本自得我邦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後國用頓足於是派武員赴歐西各國遊學軍制兼以庚子聯兵入京親炙各國軍情後辦理軍務益見認真故甲辰之役卒能勝俄也

兵船在長崎鬧事之原因

長崎縣主日下義雄氏仇視華兵稍有衝突即起攻擊初次用武日人敗北繼欲暗圖報復時有副統領德國人出令謂放華兵五百名登岸日人必不敢藐視丁統領恐鬧事受李相之責副統領答曰果爾其責在我々爲代稟中堂于汝無涉丁雖不允仍放兵上岸不準攜帶軍器以示無戰意豈知縣官已預使日地流氓邀擊

且於華兵上岸後將渡船盡行遠離以絕其歸路華民此時手無寸鐵勢不能敵兼之流氓登屋揭瓦飛擲華兵進退維谷以致大受損傷當時能辦此交涉者我國一時實乏其人特請擔文律師來東辦此交涉擔文能破除情面舉理公斷謂華兵登岸手無寸鐵本非爲開仗起見今既使流氓邀擊又從而絕其生路如此野蠻行爲鬼蜮手段竊爲貴國不取日人曰華兵擾我地方治安我理當干涉之謂予不信請證諸在華人處之日人可也於是將華僑處傭工者拘而問供如實對者則監禁之延宕時日無有了期擔文知不能了案祇可束裝返申直至光緒大婚前數天日某員方與徐公使解說其事謂敝邦與貴國素無嫌隙之見惟此事彼此未免各存意見今願出撫卹金以消兩國之嫌并伸賀忱但須

徐公有全權之憑爲証其事方可施行徐即電告總署總署果許其有全權彼此立約并不準登報發表只要公使出一收條而了案也其外交之手段如此

某管帶之罪狀

法兵擾亂閩省洋面時適左文襄公調南洋兵輪四艘解餉赴臺灣由此經過其船固而捷也該輪統領爲湖南人某本非海軍出身以故心膽俱小當時駛至閩省洋面知有法艦在惟恐誤惹是非扣問漁人漁人以法艦三艘尙在十里之外對統領聞之亦不過於探望故駛至法艦附近之處尙不知法艦所在而法艦則已用望遠鏡測知矣見其形式森嚴頗生畏懼尙無藐視之心及某統領下退避之令於是四艘皆鼓輪遁回法艦見之頓起雄心忽

然追趕三艘逃入鎮海口內又一艘因行滯落後某管帶上海膽小避入石浦港見勢不利即命正機關師開水門沈之該機關師之意大爲不然乃曰朝廷費多數金錢而造此艦今勝敗未分而沈此船不知管帶之命意何在金某大怒舉手鎗擊斃之又命副機關師開水門沈之一面囑各人攜物乘舢板登岸慌報有漁人引法人入口攻擊力敵良久互有勝敗而此艦被法人以水雷擊沈是地居民覩此狀況遂聚衆要求金某保護此港金某怒恐嚇之曰如有再阻者當以鎗彈奉贈該地之民見勢不佳祇得任伊逃遁幸有石浦廳將伊實情稟報甯紹台道薛福成觀察薛道即提某在案後以錢神之力運動得免於罪惟正機關師猝遭鎗斃含冤終古悲夫

外交之失敗

我國受三國之侮半由總署辦理不善所誤蓋中日議和李相電問總署總署與俄使商酌意以割地一事懷疑莫決俄使曰此事不妨許他譬如伊攫食入口我總能與德法索伊吐還也惟李相於扞押後須火速返國不能勾留當時即電知李相李相如其言故馬關條約成後即離日界也蓋俄人此時名雖中立而實已包藏禍心預爲後日據我疆界之地乃我政府不自悟覺卒墜其術中故厥後德占膠州俄取遼東皆曰非取於清而取於日也假使當時我政府洞悉德之內情不允要求膠州特以開戰爲辭一面暗行調兵虛張聲勢以恐嚇之吾知各國必以商務爲重將設法以解之耳乃我政府計不出此卒墮他人之術中損失國體見侮

鄰邦致有後日遼東之事不亦惜哉

華僑雜居之非易

日本大隈重信伯爵爲外務卿時對我華僑極其藐視使館每請免驗單無不受其吹求已而退歸林下公使竊喜之至甲午戰後各國籌辦雜居

雜居者言各國人在日皆可擇地而處不限於一隅也

日政府皆許之獨華人

不與焉此時華人中稍有智識者莫不以國體之失爲恥辱乃分屬外交之公使反置若岡聞曾不能與日政府爭衡一二無怪乎日人之視我藐々也幸有橫濱諸華商設法布置特挽梁啓超君婉求大隈伯向議院以至當之理辯駁之方得日政府之許可與各國一律照行故華僑至今稱便

文人遊歷日本內地之開端

日本向例凡外國官員之蒞止者可至內地各處遊歷士商則不能也族兄黍園善作文又工詩賦念年前東渡而以不得入內地與多數文人相酬酢爲憾時公使爲徐善辦事遂往商之徐公頗歡迎許作保證遂請給護照於外部大臣井上馨井上氏初尙躊躇嗣以岡千仞遊歷我國內地事爲言彼始許可是實士商領取護照游歷內地之嚆矢也

我國駐日公使瑣事彙記 一

某公使不識時務妄自尊大而心術甚陰險偷窺屬員家書平時習爲固然一日屬員中有延某者於家書中說公使之短言之歷歷公使見之遂傳各隨員站班大加訓諭延某知信已被見而以尊卑之分不敢抗辯唯々而已公使之心日益驕固凡隨員見其

公子不請安者必厲責不貸蓋隨員視公使雖不至如寇仇而公使視隨員直不啻如奴隸矣而各隨員迫於利祿忍氣吞聲惟西文譯員張君少堂頗有傲骨因一言不合即翩然辭去不肯稍留繼其後者爲曾君子良子良者公使之賞識人也公使女公子好俳優能爲跳舞之戲而意態稍稍不莊曾君曾以湏莊重三字語之女公子怒曰余未入君家而君竟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不亦已甚乎曾迫於勢不敢與校積日懸久女公子不莊之名傳播益廣日本報紙竟有以俳優等語譏女公子者公使疑爲曾君所嗾使不待探察而即黜之忍使曾君惘惘作喪家之狗幸有同鄉補助川資得歸故里否則不堪設想矣甚矣其忍也雖然是猶未甚忍也其夫人之忍則忍極矣夫人性乾剛有男子風頗欲干預

關外事侍婢數人視如犬馬撻楚之事無日無之有二侍婢被笞死由呂領事取會館審賣之棺殮之發埋於中華坎山人皆惜之又有一北地來之大足女傭因背夫人之言逐出門外時風雪甚該傭慘莫能言惟有哀號而已巡士見而憐恤之後由隨員代求方許入署蓋亦幸而使署有治外法權也否則巡士當必入而干涉之矣然而貽笑海外喪失國體不亦甚乎按我國放欽使於日本自何學士始歷任以來無不與日本之名人學士詩酒往來至某公使蒞任後若輩皆風流雲散矣蓋亦以其爲不可友也

其二

某公使性貪鄙工於逢上刻待下隸凡厨子工金無不任意剋扣厨子不敢有所言言則必觸其怒々則老拳隨之故該署之厨子

旋得旋失然而公使不自覺也每遇厨子辭去必囑領事招徠領事難之以不宜過於吹求之說進而彼如故也有下人某者應得工金數十元因病渠又借事賴之某欲登報以敗壞之時爲羅寶森時爲譯員兼參贊所知力勸而止又與關ヶ谷眼鏡店日人所開設者因欸而起交涉關即商諸辯護士辯護士曰公使爲國君之代表尊之至者也汝即訴訟而裁判所亦決不收此訟狀律例然也汝若欲彰明公使罪惡於其解組之日扣留行李却無不可關從之又適爲羅參贊所知乃往曉之曰汝用強制手段以顯公使之醜法誠美矣但恐後之來者具有戒心不敢與汝作交易也關乃止然而公使之名譽大壞矣厥後解組言旋折柳贈行者僅一日本外務部所派頭等繙譯官小林光太郎不亦宜乎此事係羅譯員所說也

其三

蔡和甫公使性平和而不吝惟少外交才當時學生之起風潮非公使之過實由參贊不肯爲自費生送入成城學校之故也舊例凡我國官費學生之入校者必由使館保送即自費學生亦必由使館咨送保證書學校方得許可乃使館參贊以自費生不便處置遂於學校所最隆崇之證書而糊塗處之宜其惹學生之滋擾也當此事未發生以前吳京卿摯甫爲使館設一變通辦理之法凡學生入校須有五學生互保名曰連環保狀呈送使館使館再給紹介信於學校法固甚善也不料隨員仇視學生故以學生所呈之連環保狀原書投送成城使該校拒而不納學生有往問者則概以學校不收爲辭學生異之直接向學校問訊學校俱以實

告始知爲使館所侮弄不得不向使館是問於是聯合多人以孫吳兩孝廉爲代表入使館求見公使以白其事言辭未免激烈公使恐不敢見學生要求益固磨之不去時值炎暑在門外大樹下佇立以待者約數小時之久時吳京卿適入使館見日已中即以婉辭邀學生赴伊廬午膳希圖解散之不料學生百折不回要求如故吳亦無如之何延至午後公使仍不出於是學生又復入內室坐以待之公使悶甚遂與小林光太郎外郎譯員妥商散解之法小林氏熟籌至再出而語諸生曰汝等欲見公使僕當力勸其出但不得加無禮耳衆曰諾已而公使果出見孫吳兩學生首先啓口言辭初甚委婉後漸激昂公使素乏口才遇此應答如流之學生益覺對付無術又復借端避入內室不復出焉諸生見公使如此

儒怯要求愈急公不得已復招吳京卿來署以調和之而諸生之意見不稍降也時已夜深公使愁憤交併不得已而用好事少年新譯員日本人其時初進使署者之言暗報警署吳京卿知事不可爲先遁去警察至使署並不十分干涉但邀學生同入警署而已諸生欣然就道警長問故諸生多不能以日語對筆談良久而散翌日使館仍招巡士伺候於門以防學生之重來滋擾而學生不知其詳以孫吳被逮不忍漠視果復來將入門巡士拒之互相衝突以致毀壞使館玻窗於是使館以學生干犯日本禁例招內務大臣赴署踏礪而驅逐孫吳兩學生回國矣時我國適嚴捕革命黨而吳某之髮又值初薙一經回籍恐抱無辜之辱遂效屈原之自盡焉幸由巡士拯救得免於死當時吳京卿蔡太史夏隨員三人念吳之

苦竭力轉圜聯名向公使說情以求釋放公使不知外交可變通辦理卒不允同人銜之乃借端以諷刺之而公使之名譽遂大壞

其四

何公使初任時舉黃公度爲參贊范錫明爲橫濱領事繼范之後則有陳養元後官至浙江廉訪繼陳之後者又有阮水三此數公者明達有權術作事不苟且辦理國際上之交涉頗能回顧大局保全國體商民賴之

徐公使見重於人

徐公使在任辦事不苟而於華僑諸要務又爲注意蒞任時范君在橫濱曾創辦中華學堂及病院等因經費支絀將中止徐公乃切囑各董事妥善辦理竭力救助其事乃成此外有關公益之事

無不盡力爲之華民之愛戴實深當其被拘之日諸華商皆欲聯名上訴代爲申雪以滿員前爲徐公隨員在橫恐嚇而止厥後上諭命將前任參隨譯員等均皆提究是已爲徐公暗留餘地故江甯提審曾九帥及藩司遂判徐賠償糜費運費革職了案

黎公使有斷

黎蕤齋公使貌似懦弱而中實英斷當上諭着伊調查徐承祖銅案時某員以危言恐嚇不遺餘力甚且要求黎公使須照御史式入奏黎公陽奉而陰違之卒不受其牢籠

庚子年之我公使

庚子之夏 兩宮蒙塵各省發表排外
上諭後洋人具有戒心外務大臣加藤高明氏開導駐東我國公

使公使聞北京鎗傷德使臣及殺害駐北京日使館之書記生因此膽怯不敢赴外務省外務省遣頭等譯官小林光太郎連邀我公使商議我公使善於詞令答曰我邦作此野蠻之事實無顏見貴國大臣可否請貴大臣臨敝署面談加藤大臣亦不願來後因有他國大臣暗託作和事人不得不強裝膽大小林譯員於一日之間往來使館四五次傳言皆不能盡吐真意一日在途中晤予詳道其故因伊昔年爲學生時屢以言語文字問道於予確如師生故此時道左相遇倍覺殷勤公使之事爲予言之獨詳予曰今事所最重者在乎互相保護耳公使旣膽怯何妨邀監督錢恂君調停之小林曰錢乃張香帥所屬位在公使之下使彼出面或恐不能見重於外務省也予曰子言誠是然當國步難難之日萬不

可以資格論人但得能者從中調和使我國官長轉念排外之非不致輕舉妄動則各國在華官商仍得安居樂業相安無事豈不善哉小林曰錢某出自張香帥之門求其運動張香帥固無不可而於南洋劉峴帥處或恐無能爲役矣予曰劉峴帥近所最信用者爲陶渠林觀察時任兩江總理營務處陶與錢皆與予相友善平日指心相誓如有用我當同爲竭力以救祖國之危者也汝可試爲之小林即以予言詳告外務大臣既而果邀錢恂到外署共議電稿電達祖國張劉兩總制頗佳納之即改排外之令而爲保護也惟劉峴帥當時曾囑幕友起稿該幕友畏之上諭以排外爲目的豈可反對之哉劉帥怒曰稿雖出諸汝手而一切關係皆我自當之汝旣以此爲難吾當囑別人爲之於是該幕友知劉公意決不敢

違唯唯起稿及事後乃誇耀於衆曰茲所以改排外爲保護者實皆予撰定奏稿之力也其要功如此實皆與公使一流人物也諺有之曰赤足逐鹿穿靴食肉蓋言位高者安享其成而位卑者往往役於人也互相保護之事錢恂成之而獎勵卒爲公使獨得之其即諺所謂逐鹿食肉之謂歟又使館欲遣散參隨謂兩宮業已蒙塵國是未定吾以國家簡命自難舍而他適而廩祿已竭無從支取汝等可各自爲謀時各隨員尙有十八天薪水可取羅寶森向之索取使臣亦剋扣之不與焉衆皆心非之而不屑與之爭衡未幾有銀數萬兩自申滙來羅參贊時在橫濱得此消息特赴使館告貸數十元公使仍不允羅怏怏而返嗣因其子來電謂李傅相在申見招速宜起程云云羅即藉此再赴使館告借船金此

時公使對待較勝前時十倍不但扣減之薪水照給且送程儀二百元外更送船川多金官場趨勢狀況於此可見一般矣

隨員之陰險

徐公使時有一隨員北京人也自言某中堂之甥由某大員所荐俸當與參贊並月計二百兩徐公以使署無此例却之即許借銀千兩以籠絡之該員亦不敢過於抗衡惟心則恨々不已也已而調爲橫濱領事署之職員又施鬼蜮手段暗中託領署之西席假作致某大員書一緘以其底稿置諸破紙堆中意欲令人拾見之以呈諸公使而達其虛張聲勢之目的領事之子某見之遂拾而呈諸其父其父轉呈公使竟致墮其術中由是益妄自尊大常言於人曰余雖名爲隨員實則與觀軍容一般不過坐視若輩行事

耳繼又強租廣商房子該商不允乃運動陳隨員代遣巡捕以恐嚇之房主強而後可徐公聞之憤恨思有以處置之且欲罷黜陳隨員阮領事及劉隨員羅譯員三人知事關國體不宜坐視即同赴使署爲陳隨員說情該員避嫌未到特電招之而後來嗣公使出該員與劉阮羅諸人同時參見徐公以正言責之并說陳某遣捕壓制廣商之非語々切中其隱不啻如見其肺肝然據當時之傳聞云有公使囑他們詳觀出使章程謂公使乃欽命參隨乃推荐以參隨而挾制公使恐無是理之言該員問之惶懼無地坐不安席但云明日當上告退之稟而徐公以爲一經辭職恐碍荐者之情姑挽留之以全大局乃未幾而徐公竟以銅案事被參識者莫不知爲該員因私挾嫌而暗中中喪之也

某領事無愛國心

昔長崎領事某善逢迎又工媚外凡關於一己之利益無不運動西人以得之當黎公使來任時余某設筵款之邀他國領事爲陪席上言歡無非爲領事說項黎公重之卒得聯任其時由朝廷所派遣之勞領事適於申江作故也後徐公至長崎某又用其故智以要寵徐公腹誹之已而任滿徐公特派蔡伯昂大令往補其缺某竟用狡猾手段勒印不交一面運動各國領事出函保舉期再聯任徐公大怒發電厲責其言曰調遣屬員我國自有權衡他國毋得干預違則必參其無悔故他國領事各自退避而某求任之意亦消滅矣然而媚外之心未已也當法兵攻擊鎮海時法兵艦受我炮擊退避三舍此固衆所共知者也某乃於是時以華兵不能敵法鎮海危在旦夕之

說廣爲傳播以張大法人之聲勢而寒吾人之膽其心真不可問也海外華商多憎惡之不亦宜哉

譯員楊硯池逸事

卅餘年前華人在橫濱設立錢莊專營金圓與英洋兌換空盤之交易以圖僥倖出入之數甚巨洋則爲籌碼而已而若輩僞計百出巧思無窮然終不能超出日本錢莊勢力範圍之外例如日商失敗而遭虧折則其應出之款從無照數歸納往往強占便宜迫脅講盤計價以了事盈則全數收歸若華商失敗則應出之款無不全數歸納盈則入手者不過二三成而已華商受此屈曲莫可訴衷是時適有譯員楊硯池者善詞令能執至當之理辦駁之由此日人皆敬畏而不敢藐視故華商每逢日商強迫計價之時屢

邀楊君至商社與日商據理爭衡日莊董事皆退避三舍且願增價了案局外多重視之然楊出身卑微官商無知其才者自予於張副使魯生及黃公度參贊前代爲保舉之後始舉荐於神戶領署爲譯員先是日官憑日譯員之言以判曲直日譯員不諳華語審判之間往往有以誤傳誤者致華人受屈之案不可枚舉及楊爲譯員而華人始免有懷莫白之苦楊與歷任領事意見頗合惟與馬黎兩領事則柄鑿因楊秉性太直出言不肯少讓故也嗣後李伯行星使微行來神戶慕其才并以其能知日本維新秘密各事頗賞識之欲陞之爲領事惜未到任而病夫楊余所深知者也余思楊旣見用又不能行其道益知際遇之難矣且海外華人之秉性忠直者豈止楊一人而已然多不能見用於世者大都皆爲

官長資格取人有以致之耳。今試更舉一電燈工之事以伸明之。日本初裝電燈，曾僱技師二名，其一爲駐申之西洋人，一即餘姚之周阿來也。周某精於電燈裝置，法當時由該西人轉招來。束每月給薪水百兩，藉爲助手，而其裝置手段實居西人之上。昔我鎮海橄欖江裝置電燈，其機器購自洋人，洋人以最劣之機充之，華官不知也。周則曰：「不佳，洋人則曰：『汝但有大俸，可得足矣。』」不必干預其事。且此物運出吳淞，定遭法人劫去。周以是言告余，余復告葉縵卿。會知澧水縣事葉即轉告邵小村觀察，遂將其機由內河運至鎮海。裝成後，光線果甚短，不適於用。統領大加批評。周某但爲該洋人狡辯之既，而邵小村爲上海道荐周於七王爺府，裝置電燈，由是聲名藉盛。

駕馭不善

我國之兵本非一無可用者祇緣平時少教導而入營時又復扣減其糧宜其臨陣之間情同鳥合而不肯效死焉以我國之大而得兵心之統領吾昔曾聞湖北有三人焉曰吳元凱及王得勝張虎臣是也然則我國雖大欲求多數之精兵不亦難乎假使政府能實行教育善爲駕馭則各地之民未必不樂爲之用也即如昔年張相國總制兩湖派哨官來東學習體操未經卒業之期而成績已著

日本體操場地上皆鋪浮沙凡上鞦韆翻金斗後降身下地浮沙上多故有足印該哨官學習未幾即能身輕如燕降身於地浮沙上竟無足印

日官頗佩服之又如我國海軍隊來東游歷因與他國水兵爲繫泊舢板船而起衝突初祇口角繼且用武此時華兵甚少然卒勝之旁觀之日人又甚佩服由此觀之我國武弁可錄用者實不乏

人特政府不得用人之法耳即如黃海之戰若用劉步蟾鄧世昌等爲統領決不至於一敗塗地乃用素不諳軍律之人充當之則其債事也亦宜總之我政府馭下無方故在下者卒不爲其所樂用如某公使到長崎未經報知統領統領入領署爲喝雉呼盧之戲其下人亦皆出外遊玩及公使到領署而供使役者竟無一人在統領實大失其體面故事後加責下人十分苛刻下人銜之甚深

國恥難堪

張樵野邵小村兩使臣赴日求和之日日政府雖遣人在埠迎迓而日本人民藐我之態則莫可言狀其時埠之附近皆張有旗幟上書清國求和等字樣男女老幼結隊觀望間有互相拍手以顯

我國之醜者兩使臣雖目覩其事亦敢怒而不敢言耳一日偶乘小汽船他往囑譯員傳語謂船尾須掛龍旗日官諷之乃止并龍旗而亦禁插矣蓋張邵兩使絕無外交手段日人甚輕視之日政府甚有不屑與談議和事者厥後回國道經長崎既不寓於領事署又不自租公館而寓居一西洋客棧事々任意不顧國體日人知之傳爲笑語旅崎華商聞之不堪其羞時予適乘法輪回國舟中晤舊相識之譯員及隨員數人其中惟羅虛二譯員談論國事頗顧大局餘所談者要皆遊覽街市尙未盡興等說已耳及至上海則花天酒地不復知有國事矣

假學生

昔有一甯波人係西人處使者出身居心不良人皆忌之身雖在

東而失業已久於是喬扮中國學生專就初來學生處抖擻作伴爲事且以險語悚之曰汝等初到海外金錢須格外小心不如交予代藏取携諒無不便也聞有受其愚者往往抱屈莫伸久之衆皆惡之於是登報暴揚其惡術乃窮

利己殺人

昔時有一倭婦曾執役於華人之寓一日偶病狀似疫而實非疫初延日醫診視日醫誤認爲疫即報警署巡警遂逼勒該婦進時疫病院時疫病院者病者之鬼門關也日本例凡有憑之醫不準誤視一症一有差誤政府即追還其憑不得營業故患病者不幸而被醫師指明爲死症雖有生機已等死囚焉蓋因醫師欲保一己之身家往往用毒藥以殺之也該婦當時受巡士逼勒大起生

命之憂幸蒙陳領事從華醫施苓生非疫之說力爲辯駁方得免入時疫病院病癒後偶值佇立門外該巡士見而異之問其故則曰由漢醫療治而癒否則幾爲該西醫所誤巡士以當時之事已亦有責於是往責該醫該醫以名譽攸關不得不彌縫其短遂即運動西醫亦曾診脈以冀其保護西醫乃乘機謂巡士曰該婦之病實爲疫因尙輕故可治巡士聞之唯々而退又族兄黍園云彼遊歷廣島見一醉人行至中途嘔吐倒地巡捕見而駭之即招醫師診視醫曰是虎列症也症即疫不救必死故巡士遂以此人送入該醫病院越宿酒醒而精神如故該醫自知其誤寸中十分焦灼因假設一語謂巡捕曰其病雖癒其毒未淨尙須服藥然不能保其必不死焉乃人自知酒醉不願服藥強逼良久不得已而服之霎時

而亡噫殺人利己天良泯滅盡矣

代父訓母

慈邑有某某者異想天開吹求其生母之過欲責無門遂以父像懸諸堂上代父而厲責之母自知勢弱唯々而已論者謂其天資雖敏天性已滅欲後世昌盛難矣後果絕嗣以族人子繼之至於今數十萬家產盡歸烏有後嗣亦式微天道之鑒觀爲不爽矣

妄譯

日本大員黨派甚衆間有才識兼優一流者則以睦清爲主義而反對此主義者更有如東京市長尾崎撰有并吞清國策中村及白浪滔天常抱滅鄰主義妄讚我國髮逆行事之善而以曾左李彭爲滅同類於是無知無識之少年遂惑其言而興無益之舉動

是亦受愚之甚者也夫髮逆之舉動余目覩之不過嘯聚山林擄掠民間之財產而已當時若無曾左輩竭力勦除吾知天下之禍當不可設想矣嗚呼平沙無根萁不見人黯兮慘悴風悲日曠其非古戰場之情形乎髮逆創亂躡蹂十三省民生荼毒土地慘淡府庫支絀國帑空虛朝野上下吞聲泣血吾嘗過其戰爭之地寒風淅淅陰雲霏霏毛髮爲之悚然傷哉吾民可憐焦土胡爲乎而至於斯耶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

近來學生擾事者被提究後往往受不準再入學校之制限實不近情理之至者也夫學生以學校爲依歸若因事故而即不準其入校是窒其上進之心而驅之爲不善也譬諸惡鼠出穴而塞其

穴則生路將絕而逃生之心愈劇矣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故曰聖人不爲已甚者

人心隨風氣爲轉移

黎蕤齋星使爲曾文正幕友時惡見西物其襪中偶見有一縷洋線必令僕婦更換之人莫不知其爲不好泰西風者也嗣由郭侍郎奏調至英法諸國充參贊之職於是耳所聞者西聲目所覩者西色推而至於飲食起居亦無不從事於西俗經歷旣久漸忘其舊泰西風物之勝於我者遂亦樂爲採用之矣

日人陰險可怕

燐寸一物

即自來火之別名

日本初時製造不及西洋之美及改良六七次

始得完美當時余曾代柳原伯爵之家臣

設立榮盛社社長

中村氏運往各

地試賣繼則前田侯爵家臣

設立新燧社社長

清水誠氏爲資本不足託品

川忠道總領事介紹至張德澄豪商處借金五萬元以奪予代運之利厥後清水氏遭虧折張某欲追還借款而不得及細觀該領事保證書覺所書一切大有言不如約之弊於是不得不要求該領事理處之該領事知責無旁貸一時以圖圖之說對付之且曰余爲領事分不能爲人作保以彼此關係親友故作此證書幸勿持以示人也張不得已遂託律師大八木設法控訴一面將該社地皮拍賣僅得三千餘金聊充訟費而已已而又向王益甫處借金七萬五千元

此金據云由馬眉叔徐子靜及某觀察所出也

而以端島煤礦作抵其款初用

時特以好煤五百噸廉售於王旣王又欲向彼購置此煤彼則曰煤礦誠有然乏資本以購辦採取之機王信而許借之且其初借

二萬五千元之時恐人不已信也特倩長崎領署譯員羅寶森同去監理之然而煤仍不能多交也時復以資本不足爲辭故第二次王又許借五萬元未幾又欲商借三十萬元許聽厚利王一時甚猶豫王之司會計者徐守貞偶與予道之予答曰既有厚利雖大藏省亦能借之決不至借及隣邦也王因此遂不允嗣經半月之久其礦遂暗賣與三菱公司王知之即與彼成訟其案延滯至四年之久經數次審判皆失敗蓋日本例謂煤未離礦時與土地同不能抵押與外人也惟王因此案用去訟費浩大受侮不少推原其故半由嗜利之華人爲之俛耳

馬江之役

法兵攻壞福建船政局後索賠費甚巨政府十分驚惶其時孤白

元帥及總艦主二人已中楊武鑑主之炮死矣滬上各報皆已載錄而英人教之謂孤白尙生存不過剃去鬚髭而已并覓一形貌相似者以掩飾之蓋恐吾國索賠兵費也實則孤白久已中炮死矣向使孤白不死能保其艦隊不入省城乎彼之所以按兵不動者因孤白已死故也而政府終不覺悟惜哉故某員反間之計遂得入之當其入李相之門也猶舉議和之說以探李相之意李相時頗厭戰聞議和之說大爲歡喜即託某使處理其事某官以爲李相之信已也遂陰施其伎倆而存覬覦之心即以議和之說探之法使以鎮海攻擊未下兼以國內來電議院有不允增添兵餉之議亦頗有主和之意而一時未決時英員中有買戰票股者莫不以主和爲非以爲一經攻陷鎮海償欸割地從吾所好利無窮

也法使聞其言怦然心動復欲開戰因乏餉頗有難色詎料某員竭力扶持竟爲法使代籌餉銀四十萬兩且暗以兵助之該艦駛至小江附近某官令置砲於桅上身騎炮背以望遠鏡測定鎮海城之距離而攻擊之炮升至半而鐵練忽斷身遂墮落兩足被傷水兵數名亦同時受傷某官年將古稀旣遭此厄即退入小輪逃回天津當時人云當炮上於桅時見一大將騎白馬由此海面而過狀如葛雲飛軍門論者謂爲葛軍門忠魂顯靈云

日將川上氏重視我國

日本參謀總長川上操六氏性豁達有將才運籌帷幄多設奇謀甲午之役日之所以勝我者以該氏之力爲多氏誠日人中之特出者也日人性狡猾而器度狹隘自戰勝後藐我益甚惟彼則不

然平時常諭各將校曰清邦雖懦弱究係泱泱大國務須較前益加和陸否則彼折而與俄親密是我之大憂也其易簣時又重囑少將福島安正氏數次而逝甚矣哉彼之重我也

近衛公爵戒純袴子弟之高論

歲己亥張南皮之長孫號剛留學來東由乃祖託近衛公爵照拂焉公子議論時務語多中肯所作詩文亦楚楚可觀旁觀頗敬之時日人有賣大油畫之場其畫皆繪華日交戰華人敗北狀態畫工聲名頗著張公子欲往觀之其師阻之問以故則曰汝見此畫情形寸中徒生懊惱無益也公子聞此益欲往觀力請於師其師乃問曰汝閱此畫後圖報復否公子答曰此後若能重視我邦當作良師否則必欲一雪此恥也次日其師則以其言遍告於衆并戒

衆不可藐視華人而公爵自此亦益優待公子令伊住在貴族院議長官舍中并囑伊侍從袁某住於樓下之小屋內袁某每晨催張公子早起張常不理惟其師往催無不立起一日其師往催見案上有不正之書師即袖而呈於公爵公爵即囑張公子另租房屋與監督同住獨不準令僕從同處一所公子聞之意甚不快念予與公爵稱莫逆交遂倩予往說之時適值公爵欲赴歐洲游歷事甚繁余兩次登門不得一面至三次而始得會晤寒暄之餘予即爲張公子說項公爵云彼旣戒觀不正之書余亦斷不告知其祖至於僕從同居斷難如命督署規模宏大供使令者固知不乏其人然爲學生非爲公子比今伊自入官舍以來呼茶則茶呼飯則飯飲食起居無不從心所欲是大不可也人以勤勞爲貴灑掃

應對聖經載之是聖門弟子且然況常人乎張公子雖爲大臣之子弟然旣爲學生宜守禮法豈可以長此安樂而流於驕矜之習慣哉我受香帥之託不得不吾盡吾心以報知己萬望君代白吾衷予聞之不勝欽佩故書之以爲執袴子弟鑒

祖考箴言

先祖考朝議公性憚暑二伯父曾杜撰一風扇懸諸室中聊爲祖考解暑之具其物甚簡單祇用一繩牽動不及近時西式風扇之靈動蓋不過聊勝於無耳祖考初時心愛之一日午膳囑家僮偶牽風扇清風徐來頗覺涼爽少頃則汗流如故回首視之但見家僮拭汗不輟而兩手已停牽風扇矣祖考沈思久之遂命田工撤去風扇二伯父異之問以故則曰有福不可盡享今日見此僮揮

汗如雨可憐也伊爲貧而執役於我我涼快伊已辛苦矣我自可搖扇以納涼不必使伊打扇亦無不可過使勞苦於心何忍人事之盛衰無常今日我可役人安知吾之後人不爲人役也倘我後世子孫人人皆能自立免爲人役則予之大願畢矣汝等其勉之後二伯父常舉此以戒子姪吾耳熟焉故能詳也

僞東王之殘暴

髮匪擾亂慈谿時有陳寅璠先生避亂於我之黃山與余宅隔不數武常過我家與先考作促膝之談其叙髮匪陷南京後之歷史甚詳謂髮匪之初時頗有澄清天下之意及得楊州後忽變而爲安逸主義矣刻待百姓民不聊生時南京城中之駐防兵已剪滅殆盡所遺者僅有婦孺而已僞東王下令不許誅滅婦孺但驅之

使入某處營中并賜夜膳滿之婦孺無不欣然大呼萬歲聲震山谷以爲從此可以免劫矣不知僞東王包藏禍心預於該營內暗伏燃燒之物及稻草等是夕夜半遂出令放火箭々入草焚雲時火光燭天婦孺無從逃避盡罹其害其時陳在南京被擄已有一年八越月之久至是始得脫逃道經此營臭穢之氣尙未全盡論者謂僞東王如此殘刻將來必致失敗已而僞東王果與僞西王有隙被殺僞翼王當時裝束據陳所見謂如戲中所扮之唐明王一般東王宮殿陳君於脫逃以前爲賊修鐘曾經入覽室中陳設之物光怪陸離無奇不有而最奇巧者爲星斗鐘及翠鳴計也星斗鐘者其鐘之轉動時刻與星斗之轉動度數確對無差也翠鳴計者其物安置花盆之下鳴時有翠鳥出枝上飛舞々罷仍入盆中是言予初以爲誑後至上海見亨

達利洋行內果有是物始信爲眞至於星斗鐘則吾至今猶未之見也

容純甫先生逸事

容君純甫之重遊歐西也隨帶幼童赴美留學由申轉橫濱乘美國商輪携有美國名士介紹書託該公司行主轉囑該船船主妥爲照料謂容君非尋常華人可比在輪船中務宜格外優待船主誌之及啓旋因事煩而忘其所囑不及關照管事管事故置容於末位已而船主憶及其事遂喚管事問之管事以告船主怒曰吾受友之託而忽之將何以對吾友管事曰華人資格向居末位況子未囑咐渠能怪吾之疏忽耶意頗悵悵於是故派容君坐於首席冀有以辱之諸西人見之果抱不平冷言冷語紛至沓來容君

乃當此衆口一辭之際正色直言針鋒相對儼有王景略捫蝨而談傍若無人之概西人聞之皆甚欽佩無一個敢藐視矣

法人之殘虐

余深恨法國人道光年間紅巾陷上海時法人在南市最繁華之地放火占據其地近作世襲家產後髮逆陷蘇杭時放一明輪汽船到江廈亦欲放火燒屋幸有美國其昌洋行主出場與法人力爭而始止其時人心尙恐惶不定後出保險洋與其昌洋行主而江廈及江東一帶木行之屋得以保全

英公使威妥瑪之要挾

英公使威妥瑪以英人馬嘉利游歷雲南被土人所害要求我總署以督撫正法相抵

朝廷難之乃下旗旋申

太后聞之恐遣李傅相追之勸該使返李相乘小汽船追及之握手問故言辭激昂英使謂雲南之事辦理不善貽人口舌故不如歸去之爲愈也李曰區區事自可設法辦理胡歸爲請速返英使沈思二十分時之久總以歸去爲辭李曰君執意如此余亦不能相強然君此去無非爲放兵艦備攻戰計謹候教言畢而別英使到申即傳五家銀行長商籌戰費三千萬兩銀行東不敢辯駁唯唯而已次日邀集合埠衆商公議其事英使對衆演說以馬君被害事關國體華人殘害我同胞勢難隱忍非戰無以立威衆皆腹誹之而不敢直斥其非時有怡和商董申言主戰之非計謂我西人與華通商華民本不歡迎幸有華官抑制其民故華民尙不敢

十分侮弄如一失和搶奪齊來雖其後可占優勝而先已受其害矣且各銀行做押款之地皮房屋賣無受主兵端一開百事成灰貽禍我商務實非淺鮮況清邦爲泱泱大國端非兵威所可脅迫也即清國果畏吾兵則吾之目的固達矣而無如各銀行之資產以地皮房屋爲多一旦而欲籌三千萬之鉅餉是竭澤而漁也如商務何故愚以爲舉兵非計也諸君是吾言者請舉手非吾言者可駁也座中人果皆舉手威妥瑪喟然歎曰我事失敗已至此有何面目復駐於此耶衆聞其言皆有難色怡和商董又慰解之曰君勿憤容緩圖之當使清廷再來邀君回京全君體面以達君目的其意蓋謂我國一切交涉皆可藉錢神而轉移之也於是一面於京中散布流言一面勸英使暫到煙台託辭避暑而京中果

又着李相往煙台邀其返京蓋惟恐開罪於該人也小民聞之皆敢怒而不敢言當李相行時鄉民擁輿力阻舉一晶頂藍領者爲代表曰相公不可去相公去國體辱矣李相諭之曰今爲國家大事奉旨往辦交涉汝等若再胡鬧余當以軍法從事衆知李意不可回乃曰相公旣定欲赴魯我等即當自封津沽免致外人覬覦萬一相公遭遇不測我等將盡殺在津洋人以報之於是李相遂行舟抵煙台號炮一聲即有官兵三四千持鎗站立江干氣勢甚壯而其先則街衢中未見有一兵者也洋人見之不勝其駭李相乃邀各公使至行轅與英使議和而彼遂不敢十分要挾作前此之狀態矣蓋自知欲戰無餉而吾兵又可觀也雖然是役也交涉則稱是而國體已大失矣厥後馬關北京之辱可不謂之濫觴於

此歟

友于兄弟

咸豐年間八月髮匪第三次陷慈城各鄉人心惶々皆爲避亂計予家人亦僱小舟逃往他方惟先王父因患痢甚劇艱於步武一時未便舉動意擬稍緩須臾俟疾略癒再作處置詎料予等啓行方半載而髮逆即臨梓鄉賊入余室財物旣皆被擄且欲強迫我先王父之降先王父卒不屈故被害時方秋暑殮事刻不容緩幸有堂兄致和百計圖維貸錢而葬得免骸骨暴露其時大伯父及二伯父同避亂於山鄉途遇賊賊以白刃刺大伯父左股勢將加害二伯父向賊哀求願以身代兄爲辭賊感而兩釋之噫余思伯氏余不禁緬懷古人矣夫趙孝代弟千古傳爲美談衛壽替兄其

事卒垂歌詠可見友愛一端固爲名教上之至德而古今所同欽者也然則伯氏遇賊之事較諸趙孝衛壽二者其情雖未必盡同而其爲友愛則無不同也茲特書之聊以表先人之事跡已耳

獨臂翁聞見隨錄終

大日本東京

BC

66.1